

红军长征纪实丛书

红一方面军卷

4

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



 中共党史出版社

红军长征纪实丛书



红一方面军卷

4

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

 中共党史出版社

本册收入第六部分文章 72 篇

红九军团四渡赤水

涂通今

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。到贵州时，已是12月初了。红军进入贵州以后，兵分三路。以三军团为左路，向榕江东北前进。军委纵队和一、五、八三个军团的大部为中路，向黎平、剑河前进。一、五军团的一部和九军团为右路，向锦屏前进。我在九军团兵站医院一所当主治医师。过了乌江之后，兵站医院撤销了，把我调到军团部卫生所当所长，担任司政机关的医疗保健工作。在战时经常和司令部作战参谋林伟同志在一起，随军团首长行动。

12月14日，中央在贵州黎平开了三天会，决定红军行动方向和进行部队改编。1935年1月3日，我们渡过乌江。1月7日，红军进入遵义城。15日，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。在这同时，我们军团奉命北进，进入湄潭、绥阳、永兴地区，我们军团部进驻湄潭县城，军团主力驻在湄潭城郊。八团进驻绥阳，九团进驻永兴。驻下来以后，军团部司政机关，立即制定了一个15天的工作计划，一方面做群众工作，一方面等待中央命令。

一渡赤水

由于王明“左”倾冒险主义的领导，长征初期对长征的目的并不是十分明确的。我们在湄潭地区驻下来之后，一方面等待中央的指示，一方面开展群众工作。我们以为到达了目的地，要在这里建立新的根据地哩。于是，就摆开了一个准备驻下来的架势。画黔北地图呀，调查地理民情呀，访问群众呀，发动群众打土豪呀，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呀，等等。群众工作搞得很热乎。我们到湄潭的第二天，召开了万人大会，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，把没收的盐和布，分给贫苦农民。还制定新经济政策，活跃经济。还动员了2400多人参加了红军，成立了红军补充团。连排干部还在这里组织起来学习，进行军事操练等等。这一切都像要长期驻下来的样子。

正当我们在广泛开展群众工作和进行休整时，1月18日，接到军委的通知。通知说，中央于15日至17日，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，总结了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，改组了中央领导，分析了目前形势，重新确定了红军的行动方向。中央认为，民族危机日益深重，蒋介石加紧实行内战卖国政策，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。从这些情况考虑出发，估计中国抗日高潮不久就要到来。为了迎接新的革命形势的发展，中央决定红军北上，与红四方面军会合，到抗日前线建立革命根据地，以便领导和推动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。为此，命令红军立即前进，在四川泸州和宜宾之间，相机渡长江。我们接到命令之后，立即做好准备，并向群众宣传，红军要在黔北打仗消灭敌人。这时，军委也发来了许多文件，有川军活动及兵力部署情况以及川南黔北情况介绍，让干部战士熟悉。我们当时都很高兴，因为要过长江，进入天府之国。川西平原物产丰富，人口稠密，比黔北要富裕得多，在那里

建立根据地一定是很好的。在休整了12天之后，精神也很好，在一个阴雨的早晨，我们向赤水方向出发了。三军团在我们前面，我们居中，五军团在后。大军很快就集中到了川黔公路上，多路纵队前进，到处都是红军。

当时情况很紧张，蒋介石为了把红军消灭在黔北，亲自从南京坐飞机到重庆来督战。军委命令我们迅速到温水、松坎、赤水、土城集结，准备在合江以西地区渡江。因为情况紧张，所以我们行军很急，也很艰苦，一天就赶到了绥阳。我们随七团到绥阳时，和由永兴开来的九团的同志们碰了面。大家又赶紧越川黔公路，向赤水前进。在川黔公路上的一个晚上，我们碰上了军委纵队和中央机关的一些女同志。那些女同志经过长途行军，仍然精神抖擞，很活跃，见到了我们九军团很亲切，和我们一同行军，叫我们“老九”。尽管天气严寒，大家也不觉得冷。我们多路大军并进，队伍也拉得很长，大家情绪很高涨。

正行进在川黔公路上时，我们接到军委的命令，因为敌情紧张，限定我们在1月22日天亮以前，赶到栗子坝。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急行军。经过一天的急行军，22日上午，我们来到了娄山关，下午约3点左右，到了桐梓县城。晚上9点，我们赶到了栗子坝。这个地方在公路以西，是距赤水河不远的一个小地方，在山梁上。赶到了这里，就接近了赤水河了。我们全军团以栗子坝为中心点宿营，前后拉长十余里。

在栗子坝稍事休息以后，我们继续向赤水推进。这里尽是高山，群山重叠，行走十分艰苦。到达栗子坝西面的官塘时，一夜走了80里，部队很疲劳，我们直属队还有一些人掉队。在这里我们得到消息，一军团在向赤水东南土城前进，红三、五军团占领了猿猴（今元厚），已经和敌人接上了火。军委命令我们九军团单独行动，攻克习水，改向合江方向前进。

我们向习水前进时，在距习水30里的陈家寨，打了艰苦的也是很漂亮的一仗。陈家寨是进入习水县城的一个重要关口，这地方左侧是悬

崖绝壁，壁下路旁有一条能行小民船的河。河那边是平坦的水稻田，除了这一条河旁的小道以外，没有旁的道路可绕。因此这条道，是我们攻克习水的必经之路。可是，敌人在这条小道上，布置了两个团的兵力进行防守。在道边的绝壁上，对准小道修了许多枪眼。敌人把这儿称作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敌”难以通过的地方。但是，由于罗炳辉军团长亲自观察，亲自布置，采取迂回智取的办法，消灭了这儿的守敌。残敌逃到习水，我们追到习水。据群众说，陈家寨的敌人逃跑时，很惶恐混乱，逃跑时把姨太太都丢了。

我们占领习水以后，又接到了军委的命令，要我们军团迅速南下到土城去参战。当时，敌人面对红军进入川南，感到威胁，估计红军可能过赤水河而北渡长江，就急电川军刘湘封锁长江，派潘文华任川南总指挥，进驻泸州，指挥作战。潘文华和郭勋祺两部，约十余个团的兵力，封锁赤水城至土城一线。因此，能不能过长江，首先就看能不能消灭赤水城至土城一线的敌人。先渡赤水河，然后才能过长江。

我们接到军委的电报以后，于1月27日晚，撤出习水，向南疾进。从习水到土城，要翻越一个高达30余里的大山，中间要经过许多隘路、栈道等关口。山路崎岖不平，羊肠小道，向上爬时很惊险。我们有些体弱的同志，拉着马尾巴一步一步向前走。天下着小雨，又冷又黑，冻得发抖。路上长满了荆棘，许多同志的脸和手都被划破了，雨水一浇，满脸鲜血。这一夜行军非常艰苦，损失也很严重。许多布匹、银元、无线电电瓶、我们卫生所的医药箱子等，被滑到黑咕隆咚的悬崖峭壁下面去了。我们以顽强的毅力，通过了这座大山。第二天上午，我们赶到了距土城只有十余里的葫芦垭，在这里枕戈待命。

军委的计划是先消灭土城的敌人，然后进占土城北面的赤水城，进而在合江附近渡过长江，进入川中平原。根据这个计划，决定一军团主力、干部团和三军团的五师，参加土城战役。我们军团做战斗预备队，随时准备参加战斗。1月29日战斗打响，愈打愈烈。敌人是川军精锐

部队郭勋祺的教导师。我们军团受命到猿猴沿赤水河一线警戒，保护赤水河上的浮桥，保证红军过河。一方面战斗，一方面过河。由于敌人越集越多，土城战役我们没有和敌人周旋到底，在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，消灭了敌人一部以后，我们主动撤出战斗，越过赤水河。兄弟部队过赤水河时，我们九军团抢占元厚前面川峰坳这个最高点，进行佯攻，掩护其他部队有秩序地过了赤水河。

二 渡 赤 水

我军过了赤水河以后，迅速转移到了川南成昆公路的东侧地区。兄弟部队向川南前进时，我们军团仍在川峰坳掩护。川峰坳这个地方很高，上30里，下30里，占领了这个地方，就可以控制这一线。因此，在红军过赤水河时，我们始终不放弃这个地方，冒着风雨进行佯攻，在山头上度过了严寒的一夜。直到一、三、五军团远离赤水河数十里，我们在高山上俯视着土城没有敌人的任何动静时，才撤离掩护阵地，在主力后跟进，向川南进发。

我们走了一整天，晚上到了四川最南端的古蔺县。因为天气不好，下雨刮风，又是山路，弄得我们满身是泥。这里敌人的力量比较集中，土匪民团的活动也猖獗，所以不能停留，继续向西向北前进，寻机准备渡江。

我们进入川南时，引起蒋介石的极度恐慌，他非常害怕我们北渡长江。为了防止红军过长江，他在重庆设立行营，亲自指挥对长江进行封锁，并且妄图把红军消灭在川南地区。为了这个目的，他急忙调兵遣将，令滇军龙云的部队封锁横江，防止红军西去；令黔军王家烈的部队渡乌江尾追红军；令上官云相的部队由鄂豫入川，布防在川黔交界的松坎一线，防止中央红军与萧（克）贺（龙）的部队会合；令薛岳和周浑元的

部队在黔西、大定一线堵截。这样一来，敌人就以为可以把我们围困在川南地区了。当时，我们红军确实面临着一个能不能突出重围，进而北渡长江的严峻考验。从敌人的部署来看，他们是下决心封锁长江的。为了封锁长江，敌人把川军最精锐的部队，调到了泸州和宜宾一线，用几倍于我的兵力，拦住我们的去路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从宜宾和泸州一线北渡长江，已成为不可能了。

除了当时面临着强大的敌人外，在客观上，还碰到了两个具体问题。首先一个是，川南地区尽是山，古蔺、叙永一带是个狭小的地区，森林密集，回旋余地小，不便于大军运动。我们在这个地区转来转去，兜了十多个圈子。有时，我们和兄弟部队平行行军，有时我们交叉相遇。2月2日，我们从古蔺到叙永时，在成昆公路上和红一军团相遇，老远就能看见。我们以为是从叙永出来拦截我们的敌人，于是迅速在公路上展开了部队。经过对暗号，才知是一军团的同志们，差一点发生误会。再一个困难就是粮食紧张，这个地区产粮不多，地主豪绅们，得知红军要来之后，都逃跑了，并且把粮食藏了起来。地方民团也不少，和江西差不多，尽是土围子。那些民团霸占着土围子，窝藏着粮食。打这些土围子，是没有问题的，可是费时间，很不值得。我们也花了些时间在土围子周围喊话，要他们卖给我们一些粮食，但不解决问题。由于这些原因，我们搞到的粮食很少。到街上去买老百姓的粮食，大米买不到，只能买到一点玉米。主要靠红薯充饥，经常一天只能吃几片红薯。粮食少，战士吃不饱，经常饿着肚子，可是每天要行军，至少行军80里。加之天气不好，经常是风和雨，弄得满身是泥。十多天行军中，简直没有睡过好觉，只要部队一停顿下来，我们就趁机打盹休息。

当时，虽然行军很艰苦，很疲劳，但部队的情绪很好，尽管碰到了许多困难，我们并不悲观。我们知道中央在遵义开过会，成立了新的中央领导，在军事上有毛泽东同志的指挥。毛泽东同志灵活的战略战术，在江西苏区时，就为广大指战员所熟知，在部队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。

所以，我们对中央新的领导是满怀信心的。

正在我们进行紧张行军，和敌人周旋的时候，党中央于2月6日在扎西县的大河滩召开了重要会议。大河滩是一个很大的集镇，有200多户人家，四周都是大山，处在一条峡谷里。这里粮食也困难，一天只能吃两餐稀饭。中央在这里开了两天会，总结了土城战役的失利，决定了红军今后新的行动方针，即决定红军东渡赤水，打回遵义去，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。为了更好地配合这个行动，还从主力部队中抽调了一部分干部和武器，在这块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。我们军团组织了四支游击队，留在此地，分散活动，还留下了一批伤员，随他们隐蔽治疗。

根据军委新的作战方针，我们军团在扎西以东的麻河塘一带，进行整编和轻装，埋藏了笨重武器和器材。为了便于作战指挥，军委拟将九军团暂编为四十五、四十六、四十八等三个大团，统归第五军团指挥。军团指挥机关和五军团合在一起工作。当时，军团司令部郭天民参谋长和黄火青主任，还给我们做了解释工作，要求我们军团的同志，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暂时和五军团合编的指示，和五军团的同志加强团结。

为了打回遵义去，我们军团政治部于2月21日在部队进行到双河隘时，还召开了干部大会，进行了深入动员。当时有些战士，不明白为什么又要打回遵义去，发一些牢骚，干部对此进行了解释和教育。除了进行思想上的动员外，还做了物质上的准备，每个人带五斤熟甘薯，作为行军打仗的主要口粮。边准备边向赤水河方向迅速运动。

正当我们红军准备二渡赤水，第二次夺取遵义的时候，蒋介石还蒙在鼓里。他对红军的动向，一点也不清楚，还想把红军消灭在川南地区。为了实现把红军消灭在川南的目的，还积极调整兵力部署。这个时候，蒋介石命令何键部挡住萧克和贺龙的部队；命令朱绍良、杨虎城部挡住四方面军，不使三支红军接近；还命令薛岳和龙云专门“围剿”我们中央红军。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，妄想把中央红军，围困在长江之南，横江以东，乌江以北和以西地区“聚而歼之”。但是，蒋介石的如意算盘

又打错了，他的鼻子总是被牵着走。当他正在调兵遣将，做围歼红军的美梦时，我们红军已于2月19日，在二郎滩和太平渡过了赤水河。作为后卫掩护的九军团，在大雨滂沱中，坚持战斗。在兄弟部队过河后，也渡过了赤水河。二渡赤水和第一次渡赤水不同的是，第一次在土城渡赤水，是过浮桥。浮桥虽然不怎么稳当，但桥面还宽。这次在太平渡过赤水河，是几只小船，非常慢，一直渡了两天才算完。等我们过了赤水河时，蒋介石才醒悟过来，红军又作了战略转移。红军打了蒋介石一个措手不及，消灭了一些蒋军，然后又把它甩在川南了。

三 渡 赤 水

红军二渡赤水以后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，向娄山关进发，直取遵义。每天行军100余里，很少休息。大家觉得黔北回旋余地大，可以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消灭敌人，因此行军时精神很饱满。我们到了桐梓县的时候，又接到军委的命令，说我们九军团不与五军团合并，保留番号。作为九军团的老战士，对保留九军团的番号，是很高兴的。大家得知消息以后，斗志更为昂扬，一股劲地往前跑。

当我们正向川黔公路疾进时，蒋介石“醒悟”过来了。他以为红军北渡不成，西行又遭阻拦，没有办法，只好回师向东，一定是再图去湘西与萧克、贺龙部队会师。这又是一个错误判断，根据这个错误判断，蒋介石急命王家烈死守娄山关和遵义；命令上官云相和吴奇伟分别由南北驰援王家烈；命令郭勋祺尾追红军；命令何键在黔东防堵。蒋介石虽然四面八方调兵遣将，但不知红军到底要干什么，因此，慌乱一团，处处仓促应战。

在蒋介石调兵遣将时，我们一路小跑，经双场、九子坝，于2月25日，到达我们前些天来过的地方，即桐梓西北的官店。在官店我们

接到军委的命令，要我们九团军和五团军，在官店西北一线构筑工事，担任阻击尾追红军的川军五个师的任务，保证北线的安全，掩护一、三军团在遵义附近的战斗。在接到军委的命令以后，我们不顾疲劳，全军团上上下下，星夜构筑工事。

正当我们在紧张地构筑工事的时候，又接到军委的命令，要我们参加遵义战役。我们接命令后，立即强行军，一天行程160里，连续两天一夜，经栗子坝、红花园向遵义疾进。由于这次行军速度快，掉队达400余人，是我们行军以来，掉队最多的一次。晚上，我们军团的主力七团，全部被与我军同时行进的川军截断。军团首长得知这个消息以后，非常着急。七团是我们军团的主力，如果七团有损失，那是不堪设想的。幸亏敌人是十多路队形同时并进，又是在夜间密集行军，没有发现我们七团。七团的战士，也装作川军部队，在敌人队形里，穿来穿去，经过一番风险，于2月27日到达了板桥，追上了我们，大家非常高兴。

板桥离遵义不远。我们到了板桥时，战斗已经开始，炮声隆隆，枪声密集，战斗非常激烈。我们得到消息，得知敌我双方在遵义城西南的红花岗、老鸦山形成对峙局面，形势对红军非常不利。如果不击溃敌人，要遭到南北夹击。南面吴奇伟的两个师，已渡过了乌江。北面川军四个师，已进到仁怀、桐梓一线。如果敌南北夹击，我军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。军委对此做了充分的估计和准备。当我们九军团进到板桥时，就要我们九军团迅速调查绥阳、湄潭方向的乌江渡口。万一遵义一仗失利，红军就只好渡过乌江，往桂黔方向前进，准备和萧、贺部队会合。我们按照军委的命令，每人带着四块大米饼子，以每小时十三四里的速度急行军。从晚上3时出发，到次日上午，我们到达高平方向时，突然军委的四名骑兵，送来了伟大胜利的消息。消息说，红三军团和干部团的英雄们，已经击溃了王家烈的黔军和吴奇伟的“中央军”，俘虏、缴获无数。残敌已经逃跑了，我军正在乘胜追击。命令我们军团立即返回娄山关，阻击川军四个师的敌人南犯。于是，九军团又变前军为后军，

调头北上，多路并进，开回娄山关。我们军团部驻在板桥，七、八两团向仁怀、赤水方向警戒。罗炳辉军团长带一部分参谋人员，随九军团返回娄山关设防。我们往娄山关走时，沿路都是门板大的标语，欢呼在遵义消灭了敌人 20 多个团的伟大胜利。见此情景，大家非常兴奋。

我们九军团在娄山关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，消灭了川军潘文华四个团中的两个，残敌狼狈地退回到桐梓，不敢南下了。南边吴奇伟的两个师，大部在遵义被歼，剩下四五千，溃退到乌江北岸的刀把水^①附近，自以为我军不会追击，而我军却乘胜追击，在刀把水把吴奇伟的残军打得七零八落。吴奇伟的两个师几乎全军覆没。南北敌人的被歼，保证了我军主力在遵义地区的休整。我们也洗衣、打草鞋、整理内务，进行休整。在这几天休整时，我们碰到一件有趣的事。在 3 月 3 日下午，在桐梓的川军，派三个特务，伪装成玩猴的，来我们营地刺探军情，其中一个少校参谋化装的。他的手法也太笨了，一点技术也没有，猴子根本不听他的话，也不会打锣，一下子就被我们识破了，两只大毛猴子也被我们缴获了。

红军在遵义取得胜利以后，蒋介石坐立不安。他对红军忽东忽西的意图摸不清，跟着红军的屁股追，总追不上，想堵也堵不住。遵义被我占领之后，蒋介石急急忙忙飞到重庆，给他失败的将领打气，要他们“雪遵义失败之耻”，还吹嘘说，红军已经“走投无路”了，不仅粮食困难，就是柴草也不易弄到手。红军转来飘去，在一种“绝境中徘徊”。蒋介石在打气之后，又拿出他在江西的碉堡政策，在遵义、鸭溪、长干山（今长岗山）、仁怀、打鼓新场（今金沙县）这个地区，修筑了许许多多碉堡，步步包围红军，妄图把红军消灭在这里。此外，还命令李韫珩部，由黔东开遵义，在该城周围修碉堡；命令滇军孙渡部，到大定（今大方）、毕节地区修筑封锁碉堡；命令川军刘湘加强泸州一带的防线。蒋介石以

^① 即刀靶水——编者注。

为，这样一来，虽然把遵义丢给了红军，但可以把红军消灭在遵义及遵义以西地区，并因此洋洋得意。

蒋介石的估计完全错了。在江西时，由于王明“左”倾冒险主义的危害，敌人的碉堡政策得逞于一时，现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，运用极其灵活的战略战术，就能粉碎蒋介石的阴谋诡计。当蒋介石搬出碉堡政策，采取南守北攻的方针，向红军发动进攻时，党中央一下子就识破了敌人的奸计。于是，将计就计，一方面用一部分兵力，利用娄山关和遵义一线的有利地形，抗击川军南犯；一方面以主力在鸭溪地区和敌人周旋，在运动中消灭敌人。3月9日，我们军团奉令通过长干山敌人的封锁线，经枫香坝，于10日进抵鲁班场，在这里打了一个大仗。

鲁班场的敌人是周浑元的四个团。敌人在这里构筑了坚固的封锁地堡，每隔50米，就有一个地堡，敌人凭着坚固的工事扼守阵地。红军一、五军团在正面攻击，三军团为预备队，九军团在西侧阵地担任掩护。战斗非常激烈，一连攻打四个小时，战至黄昏，天又下雨，我军为了避免消耗，主动撤出战斗，分头向长干山撤退。这一仗消灭敌人1000余人，是继遵义战役、土城战役之后，第三次较大的战役。在这一天晚上，我们上干队（由红军大学、彭扬步校的干部学员所组成）200来人，又奔袭了仁怀，占领了县城。红军在鲁班场打击了周浑元的队伍，又占领了县城，使蒋介石非常着急。他急急忙忙地利用碉堡封锁线，对红军进行围攻。当敌人开始调动兵力，围攻部署还未就绪时，军委决定突破敌人的封锁线，跳出包围圈。我们军团按照军委的命令，于3月11日晚，趁着月色，向茅台进发。12日早晨还未天亮时，就在茅台三渡赤水了。

茅台在赤水河边，是个大镇子，各路大军几乎都到了这里，中央机关也到达这里。我们在这里见到了朱德总司令、刘伯承参谋长等首长。我们军团司令部驻在一个地主开办的酒店里。满屋都是埋在地下的大水缸，缸里装满了酒，真是香气扑鼻。在这里是靠摆渡过去的，由于人多，有的部队沿河岸北上，是从好些地方同时渡过去的。我们军团于3

月13日，沿赤水河向西北前进，到双家坝宿营。3月14日，又继续前进，和军委纵队同行，到了大村休息待令。晚上，又出发前进，15日，到了赤水河畔川黔两省交界处的大市镇二郎滩。我们军团是从二郎滩过河的，这地方河面宽400多尺。我们工兵连花了不到三小时，在河上架起了一座浮桥。老乡们在街上欢迎红军，他们赞扬“红军先生”会架桥；说前不久“中央军”在此架桥，架了一天才勉强架好。

这一次，我们红军是第三次渡过赤水河了。

四 渡 赤 水

红军第三次渡过赤水以后，又进入川南地区。3月17日，我们到了平家寨。在这里，全军团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；教导队的大部分同志也参加了这个会，到会者达300余人。会议是在一栋大地主的房子里召开的。长征行军以来，第一次开这样的干部大会，是在乌江南岸的余庆，这是第二次。经过一番艰苦辗转之后的聚会，战友们见了面非常高兴，好像有说不完道不尽的作战经验要交流。这次干部大会，主要是听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同志传达1月15日至17日，召开的遵义会议的内容。遵义会议的召开，曾经听说过，现在是军团部正式传达。关于目前红军第一方面军的行动方针，仍然是千方百计争取北渡长江，与红四方面军会合，然后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。

我们听这个传达报告时，正是红军三渡赤水以后，正在努力冲破敌人的封锁线，和甩掉敌人的追击，为实现遵义会议的决议而奋斗。但是，当我们三渡赤水，再次进入川南之后，蒋介石又紧跟上来。他三令五申地要薛岳迅速把红军的行动意图搞清楚，并责令派飞机空中侦察。这时，蒋介石很伤脑筋，大动肝火。他总想把红军一口吃掉，非但没有吃着，反而把他们自己拖得筋疲力尽。现在红军又到川南，他认为红军

一定是走投无路，被迫转到这里来的。他在遵义和鸭溪地区的碉堡政策被冲破，便急令薛岳跟踪追击，向川南紧缩包围圈，与红军决战。为了这个目的，敌人把重兵急忙往打鼓新场、遵义、干村河、太平渡、土城一线调动，还把兵站、医院、大批建筑材料等，源源不断地从贵阳往这里赶运。敌人下大决心，准备封锁这一线，企图作长期打算，要把红军困死在川南。

目前的情况是，川军封锁着长江的宜宾、泸州段，黔军堵在成昆公路上，“中央军”用来围攻红军。敌人的野心是很大的。军委很快就识破了敌人的新阴谋，决定脱离困境向南进军。即敌人向北围困，我军向南挺进，和敌人的进攻方向，恰好成相反的进军态势。具体部署是：由一军团为前卫，三、五军团的工兵连归一师建制，从敌人兵力薄弱的刀靶水以西地区通过，直下乌江，负责架通乌江的浮桥，然后过江，向贵阳方向前进；三军团为本队；五军团随军委纵队后跟进；九军团殿后，负责掩护。要求各军采取隐蔽、疾速的行动，在赤水河连续兜几个大圈子，以迷惑敌人。然后，于3月20日，突然从太平渡四渡赤水，向南疾进。我们军团是晚上过赤水河上的浮桥。过桥以后，向南一拐，直奔鸭溪和枫香坝地区。我们路过这里时，看到敌人的辎重物资，源源不断地途经这里，向北运送，说明这里敌人的封锁线还没有形成，敌人的兵力还比较薄弱。目睹敌人的愚蠢行动，我们战士风趣地说：“你们去好好地封锁吧，我们走了！”

经过几天几夜的急行军，冲破了敌人的封锁线。作为后卫的九军团，于3月30日，到达乌江北岸的沙土地区。这里距离乌江约60余里路程。军委要求我们天亮以前过乌江。如不按时过乌江，就要将浮桥拆掉。由于我们没有准时到达渡口，结果没有能过乌江，我们九军团被留在乌江以北了。这时，吴奇伟的部队已经追了上来，正向乌江边接近。我们不能在这里停留，晚上，转到了老木孔这个山村小镇，进行隐蔽。我们掉了队，好像失去了娘的孩子，大家感到很紧张。在老木孔这个山